

民國川邊游踪
之『天蘆寶札記』

minguo chuanbian youzong zhi tianlu baozhaji

芦山、宝兴散记/天全小志/七力洛马坊/石棺与樊敏轶事/高土司、杨土司世系/天全匪风/文昌宫铜像/《咏天全六番招讨使司》诗/鸦片艺文

任乃强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K297.14
29

民國川邊游踪
之『天蘆寶札記』

任乃强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川边游踪之《天芦宝札记》/任乃强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53 - 216 - 8

I. ①天... II. ①任... III. ①天全县 - 地方史 - 史料②芦山县 -
地方史 - 史料③宝兴县 - 地方史 - 史料 IV. ①K29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299 号

民国川边游踪之《天芦宝札记》

作 者 任乃强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9.25
印 数 3000 册
字 数 124 千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216 - 8/K · 224

定 价:16.00 元

任乃强（1894-1989）字筱庄，四川南充县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藏学家，我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开拓者。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等。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



任乃强先生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农业学堂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1920年毕业后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1928年出版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1929年应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之邀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等九县。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成《西康视察报告》等文。自1932年起撰成《西康图经》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卷，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的藏学研究，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40年起，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撰有《康藏史地大纲》《西康通志纲要》等著作，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撰成《泸定考察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及《樊敏碑考》《芦山汉石图考》等专论。此期间并潜心致力于康藏地图的测绘研究，每至一地必亲身踏勘，绘制地图。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任乃强先生亦是我国“格萨尔学”研究的先驱者，于上世纪40年代在国内首次全面地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性质、卷帙、版本、内容和特色进行了研究，他的观点在国际格萨尔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1年，积其40年研究之心得撰成150万字的鸿篇巨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任乃强先生年至耄耋，仍笔耕不辍，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年逾九十，仍亲为研究生授课，令人钦敬。

目 录

芦山、宝兴散记

- 一、包城坝…………… (1)
- 二、大土坟…………… (4)
- 三、神禹漏阁…………… (4)
- 四、芦山石材与川康公路…………… (6)
- 五、輿人之宿命论…………… (7)
- 六、樊敏碑…………… (8)
- 七、重刻樊敏碑考…………… (11)
- 八、樊敏碑文义…………… (16)
- 九、樊敏碑余话…………… (21)
- 十、石棺与樊敏轶事…………… (24)
- 十一、芦山县…………… (25)
- 十二、芦山城与姜维…………… (26)
- 十三、芦山文庙…………… (28)
- 十四、广福寺塑像…………… (29)
- 十五、白衣庵大士像与铁像…………… (31)
- 十六、黄山谷绿菜赞碑（附史炎玉考）…………… (32)

十七、芦山文峰·····	(33)
十八、芦山科名·····	(35)
十九、《芦山县志》·····	(36)
二十、杨君之铭·····	(37)
二十一、芦山汉物目录·····	(38)
二十二、芦灵道中·····	(40)
二十三、灵关·····	(41)
二十四、灵关复县议·····	(42)
二十五、宝兴县·····	(44)
二十六、穆坪土司与明正土司关系·····	(46)
二十七、王么么与果亲王·····	(47)
二十八、王么么为汉人说·····	(50)
二十九、穆坪汉商溯源·····	(52)
三十、江西坟·····	(55)
三十一、七力洛妈坊·····	(56)
三十二、水怪坚恒贞·····	(57)
三十三、争袭巨狱·····	(59)
三十四、王索索之乱·····	(60)
三十五、穆坪之周公成王·····	(61)
三十六、穆坪改流·····	(62)
三十七、宝兴人物·····	(64)
三十八、《宝兴县志》·····	(65)
三十九、烟会·····	(66)
四十、羊村土司摩崖诗·····	(68)
四十一、云峡崖刻·····	(69)
四十二、鱼洞子鱼异·····	(71)
四十三、宝兴拾零·····	(71)

天全小志

- 一、灵关至天全····· (74)
- 二、天全县····· (76)
- 三、天全六番名义考····· (78)
- 四、高土司世系(上)····· (82)
- 五、高土司世系(下)····· (85)
- 六、杨土司世系(上)····· (89)
- 七、杨土司世系(下)····· (91)
- 八、高氏三诗人····· (95)
- 九、杨氏三诗人····· (95)
- 十、杨蜀御重修诏祖坟茔碑记····· (96)
- 十一、高普锡墓····· (98)
- 十二、天全州牧····· (99)
- 十三、宝兴贡砚····· (100)
- 十四、方鳌山镌石····· (102)
- 十五、慈朗寺····· (103)
- 十六、慈朗寺石炉····· (104)
- 十七、慈朗寺赤蟹····· (107)
- 十八、怀葛楼····· (107)
- 十九、天全将军庙(英烈祠)····· (108)
- 二十、文昌宫铜像····· (110)
- 二十一、禁关白猿····· (111)
- 二十二、沙坪邱武举宅····· (112)
- 二十三、柘木场古道····· (113)
- 二十四、两路口····· (114)
- 二十五、小路茶····· (116)
- 二十六、牛膝与陈筱然····· (117)

二十七、同光前之天全人物	(118)
二十八、杨兰皋先生	(119)
二十九、高仁宣	(120)
三十、高仁宣诙谐文	(121)
三十一、王氏适陶园题咏集	(122)
三十二、通元帝君高惟嵩	(122)
三十三、周郁堂针术	(124)
三十四、刘仁斋轶事	(125)
三十五、天全寿人	(125)
三十六、天全匪风	(126)
三十七、始阳速写	(127)
三十八、大悲寺辟尘殿	(129)
三十九、摇亭碑动	(131)
四十、不通文选	(133)
四十一、《咏天全六番招讨使司》诗	(135)
四十二、天全八景	(136)
四十三、老君台八景	(137)
四十四、《天全县志》	(138)
四十五、多功名义辨	(142)
四十六、鸦片艺文	(143)

芦山、宝兴散记*

(1942年)

余于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一期结业后，身赴芦山、宝兴、天全三县考察，搜集志料。八月十八离雅安，九月六日返雅。二十日中，怀铅握槊，随地钞记。昼夜孳孳，五官并力。更得各地方官绅协助指导，所获颇富。除庄严志料，留供省志采编外，兹剔其琐杂谐俗者，信手拈抄，付诸报纸。盖亦旧作导游之意，兼以纪游云。

一、包城坝

余赴芦山，系先渡雅河，自青衣桥车站，沿马路行。藉此一探包城坝古迹。包城坝者，雅州城对岸之冲积平原，自青衣桥至宋村渡，长约五里。《雅州府志》作包陈，今地图作褒城，义皆无取。县耆老云：“县城旧在此坝中央，故曰包城也。”此说无

* 本文系作者为修撰《西康通志》而对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的笔记。此三县历史上为藏汉民族交接之地，也是输藏边茶的主产地和汉藏贸易的主要市场。但因地势偏远，史志缺略。故作者考察备极详尽，足补史志之缺失。原文除部分章节曾散载于《康导》等报刊外，多未发表过。本文按作者手稿整理刊出。

史籍确据，亦未见城垣遗址。然古者建筑以土，遗迹甚易湮没。今成都西门外，自五里墩迤南，有多数土峰遥若衔连，即古城垣遗址。南门之外五块石，即故城门。夫以省会城垣，经徙城后，更若干年，便仅遗数点土堆，一片残石。则包城坝之无城垣残迹，固无足怪也。至于史籍、地书记载故城者，似自明《一统志》始。汉魏古城，传者自应希耳。雅州古为严道，严道故城，实曾屡迁。余考汉代在姚桥，隋唐宋在包城坝。元明清始为今雅安治所。今雅州石城，乃明洪武时所创也（川康两省之石城、砖城，大都为明代所创，不只雅安）。

今雅安、名山、荃经、芦山、天全、宝兴六县，原为青衣羌人住地。秦并巴蜀，抚循其人，设置邮亭驿道，通于西南夷邛、笮诸国，间亦徙置征服诸国豪族于此。今雅安县境，秦曰严道，即因徙楚严王之族于此为名，今荃经县汉曰邛邮，盖皆邮亭所在也。《史记·淮南王传》：“槛车送严道邛邮”是也。于时行政区划，则隶蜀郡之临邛县。县治南河（今邛崃县治），而其辖境南抵邛崃山（今大相岭），故曰临邛也。汉高后时，青衣羌人作乱，平定后析临邛南境置青衣县。《华阳国志》曰“高后六年开青衣”是也。今雅、名、荃、芦四县，皆其故地。故县治则在今芦山县境。大抵秦汉通西夷路皆自临邛经火井槽，逾百步关，历青衣、邛邮及邛崃山入笮国，由笮转邛，由邛转滇，故青衣县最先析置。若今天全、宝兴两县以及泸定北部，于时为斯榆之夷，汉武帝令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相如略斯榆，以为徙县（古徙、斯同音，得相假，亦可云译无定字）。同时，析青衣置严道县，今雅安、荃经两县地是也。徙县故治为今天全之始阳镇，严道故治为今雅安之姚桥。凡边区新开辟郡县，治所选地，恒在近腹之一隅。如汉犍为郡，辖境南包今之泸、叙与云南昭通等处，郡治武阳，乃为今之彭山，偏在郡境极北。秦临邛县，辖境南抵大相岭，而县治南河，亦偏在县境极北。严道县之治姚桥，徙县之治始阳，并如其例。其时严道县境，北至金鸡关，西至飞仙关而止。金鸡关，即所谓严道山也，若今名山县境，其时似分隶临

邛、严道两县（旧说名山为汉青衣县，今考非是）。至后汉灵帝时，析蜀郡之青衣、严道、徙、牦牛（今汉源县，亦相如所辟），四县置汉嘉郡，郡治青衣，亦系取近腹之偏心位置。自晋流民乱蜀后，汉嘉郡严道、徙县并荒，仅存汉嘉一县（旧青衣县）。至宋、齐后亦俱荒废。西魏定蜀，复设蒙山郡，辖蒙山、始阳二县。此时火井槽故道已废。西南通道改自邛崃，经百丈、名山入雅、荄（皆就今地名而言）。故名山已成要地，即所谓蒙山县也，辖境为今名山全县之地，始阳县则辖严道山以外。此时始阳县设治于包城坝，已非汉严道之旧，辖今雅、荄、天、芦四县之地，治城即在包城坝。盖汉严道原无城，大乱之后，故墟芜废，不可复居。而青衣与徙县，皆已复陷于夷，未能复置县治。故新筑城于包城坝，微具全县宅中之义焉。隋代复更始阳县名严道，仍治包城坝。唐高祖起事之初，先定陇蜀，为羈縻各地豪杰，多设郡县，以为守令。一时自严道县境分置者，有芦山（今芦山县）、荄经（今荄经县）、灵关（今天全灵关镇）、始阳（今天全始阳镇）、芦阳、长松、杨启、嘉良、大利等县（芦阳以下失考，其名见《唐地志·雅州条》）。太宗贞观初年，先后省并灵关等县，唯芦山、荄经两县遂存不废。灵关、始阳俱并入芦山县境（与汉代徙县境域相当）。碉门（今天全县治）以西，灵关以北，悉委于夷。有氏族高杨董卜韩胡等姓据之。直至清代，始改流云。

西魏以蒙山县（隋代改名山县）为郡治。似在唐初，乃以严道县为郡治，郡名亦经屡改，曰蒙山、曰芦山、曰临邛、曰雅州。中唐以后，专称雅州。雅州严道县城，何时自包城坝迁移南岸，史无明文。《雅安县志》云在宋大中祥符之世。查雅州东门外滨江铁索桥，系宋代所修，是足为宋代徙城之证。盖如宋代以前雅州即治今所，则东门外通衢，断无不建桥者。

二、大土坟

包城坝马路南侧，有一大土堆，占地方四五丈，有螺旋道自平地旋升达顶。顶上宽丈余，葬一坟，向周公山尾，无碑碣。四围倚葬小坟颇多，皆缘堆脚，四方分向。土人但称大土坟，未能指顶上葬墓之年代姓氏。识为古墓，信为风水，未敢侵犯而已。相传堆内空虚，狐、兔、野猪等宅其中。余过此略一登览，见旋道已为耕地，但并未截成阶级。顶墓亦完好，四围有短垣圜之。垣之四周，有野兽穴颇多，俱未破坏。足见土人颇能尊重其制，必有一番属于迷信之传说。惜匆匆路过，无从访问。私意度之，此当是严道旧城之遗物，或是故城遗存之一段，或是举放烽火之烟堆，或是城内之土山亭阁遗址。宋末迁城以后，留此以为隔岸守望贼骑，举放烽烟，通达情报之处。宋末大乱后，人民流离。明代外来移民，未识其用，异其突兀，以为风水胜地，有好事者营葬其上。经明末大乱后，清初移民来者，更从而奇异之，遂得以保存未斲耳。总之，此堆是一具有历史意义之古物，颇有发掘价值。若认为是某好事者，堆土累积成高堆，而后营葬，则谬矣。从来无此葬法，附近亦无取土之坑池痕迹。土堆甚大，须土甚多，人工不易垒成。葬者无碑铭、石马、翁仲之属，亦应非富贵有势，力能成此堆者。夫冲积平原而有土堆如此，则其由来有故矣。

三、神禹漏阁

自青衣桥经多营坪，四十里飞仙关，为雅、天、芦三县交界处。有市廛，半隶芦山县。龙观山脉（在芦山曰罗城山脉），自此越青衣水，北连青城、玉垒，南接瓦山、峨眉，气势雄厚。江

水历百千万年之侵蚀，凿成绝峡，峡岸壁立 30 余丈，奇伟与瞿塘略似，世谓神禹所凿。市外江畔，有螺峰矗发，瞰江如堕。峰顶有二郎庙，祀禹及李冰子二郎。

有光绪十五年庠生尹源莘书碑云：“唐宋以来，有阁祀夏帝禹，盖报八年疏濬之劳也。明初又建庙祀二郎显英王，秦将李冰子也。生禹千百年后而与禹并祀者，亦以疏凿离堆，扫除孽物，其功不下于禹……”

余按：此即昔人所传神禹漏阁故址也。漏阁之义，有人解云：“世以雅州多雨，号为漏天。此阁为雅州绝胜，故云漏阁。”此解显然不合。余查古称栈道曰阁，剑阁、杨母阁（在荃经县境，世传其碑）、褒斜阁道，皆是此义。飞仙关山崖逼江，古人建为阁道，非谓二郎山庙为阁也。其称漏者，山崖滴水（今尚曰滴水崖，即在二郎庙侧）故云。其曰神禹漏阁者，世传禹凿此峡，因建此阁道耳。二郎山庙，建自唐时，以地势与历史言，自属雅区名胜。在雅属各县中，知名最早。亦以此故，附会传说颇多，或传此即李冰所凿之离堆。《史记·河渠书》称“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青衣江为古沫水，而此峰又适与岸山离立，此离堆说之所依。俗又传李冰子二郎伏孽龙于离堆下，此二郎庙之所由立。蜀有六离堆（灌县伏龙观、嘉定乌尤山、雅安水口场之龟都寺、南部离堆室、苍溪离堆山，合此为六），此其一也。又或谓阁下江水有丙穴，产嘉鱼，皆甚无聊。蜀人浅识者，得美鱼，即云“丙穴”；见离立小峰，即云“离堆”；惊绝峡，即云“神禹”斧工，不止对此为然。

世传灌口二郎神为三眼之川主，塑像英俊。雅州以西之二郎神像，悉甚丑恶，脸绘蓝点白环之大疮纹，似麻风癞。此庙之二郎像亦然。他处曾见此像，人呼“土主”。此云“二郎”，未识何故。或云：“此是五通二郎也。”若然，则此庙祀，已一再荒唐谬误，直如杜十姨（杜拾遗）、伍髭鬚（伍子胥）矣。

四、芦山石材与川康公路

自飞仙关离马路，折北赴芦山，30里，一体石板大路。路线沿芦山河右岸之断丘敷设。罗城山脉之水，每每横出小溪，与路正交而过。各溪皆架有桥梁，曰老君桥（铁索）、堰沟桥、光裕桥、铁索桥（铁索）、万庆桥、朱氏桥、张家桥……等大小共十余座。桥头多有石碑丛立。查其桥碑，大都乾隆时某人建，后因山洪冲坏，嘉庆时某人复修，咸丰时某人重修，光绪某年再修。修桥者，或由某人独立为之，子若孙继之，或某人倡议集资为之，罕有募及官府与道路之人者。其桥工率多艰巨。老君、铁索两桥为铁链桥外，其余为石桥。或砌为虹拱，或以二三丈长石条横架。因此带森林缺乏，山洪不时，岸基又乏硬岩，多属浮土，故桥之寿命30年至60年不等，罕有逾百年者。此带山溪短促，不逾十里，坏桥之力尚若是大。因念川康公路所架桥梁，虽力求一劳永逸，于势恐难能也。又于此诸桥碑，可见此带人民，富厚康乐，喜谋公益。而所谓公益者，尤注意于道路交通。艰巨桥工，能以独力完成，且复修、再修，子孙犹能继美。此非地方富乐，人民慕善，安可能耶？

此带地层，尽属砂岩。岩层层层叠合，整齐不乱。唯皆一侧昂起，一侧下陷，构成龟壳斜仰式之山岳，与雅安同。盛产佳良石材，质硬而纤维绵结，易析成薄板，又易截为长柱。其取用之廉便甚于木材，而坚贞则万倍之。此带石路之修整，桥梁之繁密，碑碣之多，并皆得力于此砂岩地层。他日芦山森林罄尽时，必有以石材为梁柱及楼板建屋栖住者。使建筑马路而以此项石材铺面，其费不至大过碎石，而养路之费，则可减至最小限度（或至于百年，始翻修一次）。

川康公路之桥梁，目前多用木架，又无桥亭以避风雨。木材受雨水侵蚀，随时腐坏，鲜有保寿3年者。全路木桥百数十座，

现在前方新桥尚未架设，后方已拆换朽桥。一桥施工，全路辍运，将来即翻换木桥工作，亦且终年不断。加以山崩岩溃，河涨梁摧，全路安得畅通车轨乎？诚使采芦山土人岩石，截条为长柱，以架梁之法，架设小桥。其大木桥则以长石筑堤固桥基，建桥亭以避风雨，或铺石板以寿桥面，则真一劳永逸之计矣。

五、輿人之宿命论

在飞仙关时，值康定刘向荣君过此，谈谭创之议长之死。谓其自下桥别同行诸人，循沿河马路，向中桥行。同行者方告以外侧河岸有缺处，即见所持纸烟火头，投入河中，瞬息没灭，未闻声音。久乃知谭坠水死矣。又谭死之前夕，寓李会办家，五次闻有呼其名者，拔关无所见。他人云未闻之，谭则审之甚悉。因叹人生死有定。同时一售纸烟人，忽倒地作羊鸣，四体挛缩，抽掣如欲死，羊鸣声直与真羊无异。有好事者取韭菜投其口，则羊鸣而羊食之。约30分钟，癡已自起，汗湿衣裤皆透。余素闻“羊癡风”，至是初见之，聚观者数十人，莫不称异，于是神鬼之说顿起。輿夫李姓，成都人，识字。每遇余抄碑碣，辄旁立而读之，又健谈。当余别向荣君自飞仙关上路后，石道整齐，輿夫踏地作金石响，意趣甚乐，而谈论起矣。

彼谓其祖父晚年，有术士算命，判其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遭水淹死。届是岁，果闰五月。全家相戒奉之楼上，勿使近水。将午，其祖思鱼。命李往水田中觅鲫，拟往观，家人固牵不令往。李觅鱼尚无所得，家人狂呼之。奔回，则祖父必要下楼，乃共扶之下坐堂屋中，以人守之。时方天晴，固无淹毙之道。祖父思茶，取半杯令徐饮之。时已衰老久病，饮后即死。虽非淹毙，亦因水而绝，可知命定难避。輿夫此语，喻谭创之之死为命定也。

輿夫又曰：“羊癡风者，前世屠羊之果报。”因论果报云：

“雅安萧某自嘉定来此，经营轿行，发家至十数万，人称为‘万人供养之活佛’，此前生为高僧之福报也。何谓万人供养？凡从雅安东来者，无论赴康赴宁，赴天赴荣，亦无论军政商学，游逛士女，无不向萧雇夫。夫价值十抽一，每日收入，多至三四百元，少亦三四十元，此非万人供养乎？何谓‘活佛’？出入西康省者，不能不仗肩舆夫马，胥待萧为之设备，济人于所急需，此其功，是活佛矣。日入数十元至数百元，未尝强取豪夺，一切出人情甘。有如西番之供养喇嘛，此其享是活佛矣。其人肥胖健康，言徐声细，气度雍容，此其貌如活佛矣。”另一舆夫斥之曰：“剥削我等，岂得谓佛？么闰之死，谁之咎耶？”余问么闰云何，其人曰：“么闰是小家女子，为萧外妇，萧供给衣饰花粉及每夜共餐费外，日给零用十元，并赡养其全家。屡商娶之，因大妇泼恶不果。今年萧近六十，么闰十六，享用既奢，情欲亦纵，渐又与青年男子姘合。萧闻而责其兄，其兄素感萧之赡养，归乃痛责其妹，至于鞭扑，遂忽投水死。此昨日事也。”一舆夫云：“萧虽义绝，给安葬费三百元，可谓有义。夫西康喇嘛，多有外妇，萧尚为俗人，有此何害其为活佛？”彼辈辩论至此，已近白家店，当憩，话止。余坐舆中静聆之。念此辈虽卑贱可怜之人，乃其言颇有理致。国人之未敢悍然为恶，或且汲汲于行善之念者，此类思想实驱使之，未可因其委琐而忽也。所言萧某，曾过雅安者，胥必见之，态度年貌，一切诚如所云。

六、樊敏碑

西康省境古物，价值最高者，其唯樊敏碑乎。碑在芦山城南五里，田间道侧，汉建安十年所建，书镌皆出名手。历代讲究金石之书，自赵明诚《金石录》起，下逮近人所著，莫不收之。金石家之观赏评赞者，尤为不少。然多据拓本，未能亲莅摩挲之也。余既访高颐阙于姚桥，更来一探此碑。抵芦山日，先过碑

侧，灵光焕召，不待有人指引，已自识之。下舆扞抚，暮乃入城。第三日，又复步访于此，观察附近纵横一里之地，求其墓址、阙址与翁仲诸遗迹。逐验碑文与碑阴勒字，碑上螭龙，田间石虎，依然别之以去。他日复一再过境，一再访之。余虽非究金石者，欣赏之福，实胜昔贤。现县人正建碑亭，建亭之后光线晦暗，后来访碑者，亦将不逮余之爽快耳！

碑高7.5市尺，宽3市尺半，厚0.5市尺，上方微削。圆顶。圭首作二螭龙，首各向，抵于碑肩，与姚桥高君阙碑似。螭拱如虹，其下圭首镌：“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12字，双行，行各6字，大篆。又其下有圆形穿眼。穿下方为碑文，557字，共18行，行29字。铭文抬头，铭后空一行。空行后镌：“乱曰”，51字，2行。后复空一行，末行低13字镌：“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刘盛息懽书”，16字。字方一市寸强，八分书，碑下龟趺，首偏向右，凿背壳为深槽以植碑，竖官道侧。旧有碑亭，已圯，遗址犹存。复遗乱石甚多，似近年曾拟建石亭而未竟者。碑阴圭首无字，刻一鸟形，长颈，尾似凤，盖所传朱雀也。其上双螭与碑阳同式，两侧亦俱镌刻及肩，各为双螭之首。穿下刻字二列，上列为：“崇宁壬午三月，知县事眉山丘常题跋”，亦八分书。下方为：“绍兴己卯九月眉山程勤懽传书跋”，亦芦山令也。二跋并已漫漶，犹可识。

碑之左前方，相距约十步，有石虎陷田塍间，仅露首背，官道绕曲经其侧。右前方约十步处，一石虎，适立在一稻田中央，全露。缘此稻田较低也，立稻田中未被移去，亦未倾倒，足见其基安置于磐石上。农人就磐石为田，故虎露而不仆也。左侧石虎之被陷者，由农人截阶田时，就其处砌坎所致。虎昂首，有双层短翅，形制一切与姚桥高君阙前石虎相同。按汉制，此石虎应相向。高君阙旧亦相向（前年迁移后始并立）。此两虎，塍间被陷者作相向状。而田中露立者首向前，可见田中一虎，曾经被人移徙未遂也。双虎之前数步，田塍下陷为一阶级。再约十步，更下陷为芦山河。河之对岸为三棱山与坐观景山。碑之后方，段丘